

李敖 主編

李敖 主編

T

67



56

【参考文献】[1] 王德成. 中国城市人口地理学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95.

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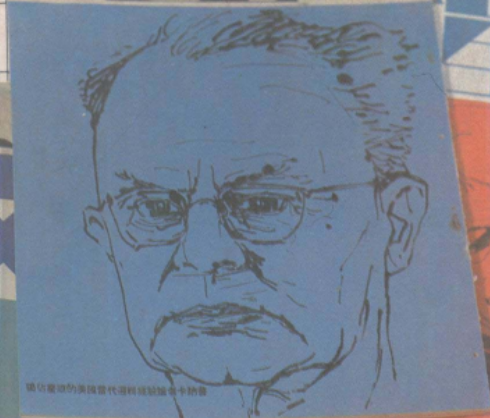
● 下列各题均有唯一正确答案。

思想的
生活的
藝術的

圖中表

獲佔整顆的美國當代攝影將給讀者卡納普

文星雜誌選集



漢榮書局 有限公司

九龍通菜街63號A 地下及二樓

HON WING BOOK CO. LTD.

63A, TUNG CHOI STREET,

G/F & 1/F, KOWLOON, H.K.

TEL: 3-910585-7

文星雜誌選集

李敖 主編 | 1

「文星雜誌選集」序

李敖

從一九〇二年梁啓超辦「新民叢報」起算，中國人辦雜誌，已經八十年。八十年來，雜誌辦了不少，但是劃時代、不世出的雜誌，卻少得可憐，原因是：

一、缺乏「風靡型的名人」來專心思想掛帥。

二、缺乏「第一流的思想家」來「匹夫而爲百世師，一言而爲天下法」。

這兩個原因，使八十年來的雜誌，大都淪爲政治掛帥與二流以下思想的婢僕，最後帶給中國人民的，大多是「愚昧無知的盲動」(ignorance in action)，這種盲動，借歌德的說法，是天下最恐怖的了。

在這種雜誌風氣下，「文星雜誌」勃起了。「文星雜誌」是思想掛帥的雜誌，政治掛帥

的雜誌是一時的，思想掛帥是永久的。「文星雜誌」爲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，在挖根上苦心焦思，在尋根上慎終追遠，在歸根上四海一家，定向方面的成績，至今空前絕後，沒有任何雜誌能趕得過它。雖然它生不逢時，也不逢地，最後在高壓之下殉難小島，但它的時代意義，必然永生；它的歷史地位，自然常在。

使文星平步青雲

「文星雜誌」創刊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；被封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，共出了九十八期。它前後八年兩個月的生命，乍看雖不算短，細察卻並不長，因爲它的生命，不是從第一年開始的，而是從第五年開始的。文星雜誌半年一卷，第五年開始正好是第九卷第一期（總號第四十九期），從這一期開始，李敖出現，文星改觀。

在李敖出現前四年的文星裏，就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一年十月的文星裏，文星只是一個正派而普通的刊物，它雖然標榜「思想的」「生活的」「藝術的」，號召「不按牌理出牌」，但事實上，它的表現却可憐得很，在「思想上」的表現尤其可憐。大體上說，它是非常「按牌理出牌」的，而不是「不按牌理出牌」的。一個雜誌，那樣瘟吞吞的辦上四年，不能鼓動風潮，不能造成時勢，不能一言而爲天下法，不能使老頑固血壓高，……這是

在這個地區循規蹈矩「按牌理」的結果，而不是「不按牌理」的結果。所以，文星生命的起算，不始於第一年，而始於第五年。

文星的前四年裏，編務由這個地區新聞界人物主持，文星辦得瘟吞吞，其理自明。第五年後，李敖使文星平步青雲，新聞界人物不再主持編務，在李敖影響下，文星造成了龍蟠虎踞四年的奇蹟。這四年的奇蹟，成果是多方面的，對羣衆的影響是深遠的。梭羅說「有多少人因為讀了一本書才開始他的新生命」，文星帶給羣衆的，果真做到了這一點。

敵人眼中的「罪狀」

李敖在文星的成績，由國民黨文化特務徐復觀的長篇大論可見幾斑。徐復觀的文章登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「徵信新聞報」（「中國時報」前身），其中「發展之程度，早經威脅到整個社會與民族之安全」項下，有這樣的話：

「茲將其年來誹謗行爲，根據初步不完全之統計，作成附表二。計其對個人指名之誹謗，自孔子以至胡適、錢穆，凡五十七人。其對團體之誹謗，自臺灣大學文學院、中央研究院、孔孟學會、立法院、內政部、各大學中文系，全國研究中國文化者，全體較李敖年長之學人，全政府官吏，全國民黨員，以至整個中華民族。謂孔子之像爲『恐怖』，將孔子思想與西門慶、魏忠賢等列齊觀。對研究孔

子思想之人，除加以毒詞穢語外，並謂『早應打耳括子』。對祭孔子之禮童，詆之爲『小鬼』。對主祭之臺北市長，指爲被殺作祭品之『犧牲』。稱胡適爲『大懵懂』，『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』，『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』。指錢穆爲『大腦在休息，小腦正在反射』；『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』。指臺灣大學爲『分贓』、『腐化』、『遮羞完畢』、『拚命撈錢』、『與家裏「歐八嘎」先姦後娶者有之；姦而不娶者有之』。罵年老一輩之學人都是『吃閒飯黑心飯』『使他們的子孫因他們感到羞恥』；『我們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幾個耳括子』。罵內政部是『愚昧』、『落伍』。罵立法委員是『妄人』、『可恥』。指全政府官員及全國民黨員是『這種人的耳括子早就該被打』；『沒人格的知識分子』。罵各大學中文系是『濃瘡』，是『義和團』，『準義和團』；『非狠狠開刀一次不可』。罵中國之法律是『荒唐的法律，任何文明國家所沒有的法律』。罵中國文化是『那一點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』。罵我們民族是連『最野蠻的民族』都不如之民族。並向友邦挑撥『把洋鬼子綁起來，這是中華民族美夢之一』。在附表二中所列資料，尙極不完全；而此處僅隨意從附表二中摘舉一二，由此可知李敖不僅對一切用盡毒詞穢語；且欲見之於『開刀』『打耳括子』之行動，不僅誣盡中國一切文化；且欲挑撥我國與世界友邦之感情，使我國受到世界各國之輕視與敵視。共黨未到，而李敖所發動之鬭爭清算之陰影，已籠罩於全臺灣。國步方艱，而由李敖所出賣之民族立場，及向友邦之挑撥行爲，已否定年來全朝野所作之國際合作之努力。』

看了徐復觀陳列的我的「罪狀」，我真該「感謝」他，「感謝」他真是我的知己。我這些短於自知的大成績和自己不好意思說的大成績，竟這樣簡單扼要的肯定於親愛的徐之口，足證我這短短四年的努力，是石破天驚的了！

官方的推論

文星主張中國走現代化的道路，它的自由、民主、開明、進步、戰鬭等鮮明色彩，使官方串連出這些推論：

- 一、文星是賣國者
- 二、文星捧漢奸、是漢奸
- 三、文星是「匪諜頭子」
- 四、文星走「自由中國」的路
- 五、文星是「生活書店」翻版
- 六、文星叛亂，協助臺灣獨立
- 七、文星勾結國際奸人（費正清等）
- 八、文星鼓吹兩個中國言論

九、文星「在海外通匪」

十、文星「爲匪宣傳，與共匪隔海唱和」

十一、文星反對中國文化

十二、文星煽動青年

十三、文星影響民心士氣

十四、文星誣衊先烈、元首

十五、文星推翻法制

十六、文星反政府

十七、文星反對國民黨

.....

就這樣的，文星成爲「自由中國」雜誌以後，官方眼中釘的遞補者。封殺文星既成爲定案，手法自然也不厭其精，是「公私合營」式的——在「公」的手法動手前後，多次以「私」的手法上下其手，最耐人尋味的，是官方竟利用一批出身共產黨或出身左派的人兒，去羅織文星。沒問題，硬挑出問題，叫做「羅」；羅出問題再予以串連成罪狀，叫做「織」。這些羅織的手法，有的已到了荒謬可笑的程度，我舉幾個例子。

三	用「大毒草」等名目攻擊反毛者	用「大毒草」等名目攻擊反共者	沒有
四	罵「美帝」	罵「美帝」	沒有
五	刊行魯迅文字	刊行魯迅文字	沒有
六	印左派書	轉載左派書	沒有
七	共產黨報紙攻擊文星	臺灣中華雜誌等攻擊文星	沒有
八	攻擊費正清	攻擊費正清	沒有
九	攻擊羅勃·甘迺迪	攻擊羅勃·甘迺迪	沒有
十	攻擊教皇	攻擊教皇	沒有
十一	口口聲聲馬克斯，並譯介馬克斯文字	口口聲聲馬克斯，並譯介馬克斯文字	沒有

由此可見，國民黨利用這些人兒所給文星的罪名，竟是這些人照著鏡子的自畫像。但是，爲了打擊文星，國民黨竟縱容真正的「隔海唱和」於不問。這些離奇的現象，直到主持宣傳、管制書刊的馬璧型人兒投共以後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怎麼回事了！

文星與中國文化

說「文星反對中國文化」，是有語病的，文星提倡現代化的使中國強大的方法，在現代化的偉大目標下，中國文化無助於國富民強，如果有助，清朝也不會國衰民弱的被外國欺負、被民國取代了。但文星這種立場，並不是反對研究中國文化，文星認爲中國文化是學術的領域，所以有關中國文化的研究，文星反倒做得最多。「文星叢刊」方面，如出版「圓明園興亡史」、「中國的社會與文學」、「細說元朝」、「細說明朝」、「細說清朝」、「中國小說史」、「中國戲曲史」、「中國文學史」、「歷史的剖面」、「三國雜談」、「中國家庭在美國」、「九歌中人神戀愛問題」、「中國古時的男女社交」、「戲劇縱橫談」等；

「文星集刊」方面如「袁中郎全集」、「經學通志」、「莊子內篇證補」、「標點本論衡」、「王充哲學」、「儒教與現代思潮」、「洪門幫會志」、「中國西部考古記」、「大中華農業史」、「中國商業史」、「中國文學史講話」、「竹垞詩話」、「詞林紀事」、「寄園寄所寄」、「史通選註」、「史通作者劉知幾研究」、「宋論」、「王船山學譜」、「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」、「清史講義」、「庚子西狩叢談」、「龔定盦研究」、「歷代自敘傳文鈔」、「方輿紀要輯要」等；其他專著如「中華藝術史綱」、「中國古代藝術」、「中國語文散論」、「校勘學講稿」、「近代學人手跡」、「選讀國文」、「民族正氣文選」、中英對照「中國古典名著八種」、「四書」、「前漢書」、「道德經及莊子全集」、「唐詩三百首」、「中國古文大辭典」、「中國人名字典」等，都是證據，至於出版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——「古今圖書集成」一萬卷，並加上現代化的索引，更是研究中國文化劃時代的巨帙。文星這些成績，比起誣譏文星的人兒來，真「好有一比」！中華雜誌社只印過兩冊鄭觀應的「盛世危言」，這就是他們擁護中國文化的實績！僅能呈現這樣可憐成績的人，他們居然罵文星，他們可真好意思啊！

印度哲人羅達克瑞許南 (Sarvepalli Radhakrishnan) 主張把舊觀念重新解釋成新觀念，以促成思想進步 ("Thought...advances to new concepts by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old ones."

），文星在文化觀念中，對中國文化的舊觀念，曾有這樣的看法：

任何一國的文化，都有它天生不可磨滅的「惰性」。即使我們全盤接受別人的文化，結果有的還可能是折衷的。如果不能認清楚這點，就不足以批判「全盤西化」，否則就難免纏夾不清了。

（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文星第九十期「編輯室報告」）

所以，中國文化中舊觀念可以重新解釋成新觀念的，文星自然重視，以促成思想進步。

文星與出版

用雜誌強打，使書店上壘，以書店配合雜誌運作，形成思想大圍標，本是我學生時代的計劃。這個計劃，我用在「文星雜誌」和「文星書店」上，造成了空前絕後的效果。以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八日的香港書展為例，文星已成為通吃的局面，使國民黨的宣傳與出版黯然失色：

1	參加展出單位	種數	冊數
		133	133

2	中華書局（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	254	463
3	中華書局	92	155
4	臺灣開明書店	142	142
5	臺灣東方出版社	117	117
6	臺灣書店	59	69
7	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	46	46
8	華國出版社	23	213
9	國語日報社	32	94
10	幼獅書店	50	50

11	反攻出版社	9	20
12	遠東圖書公司	32	35
13	經合會	61	20
14	中央文物供應社	19	362
15	文源書局	8	8
16	復興書局	5	74
17	僑聯出版社	5	5
18	大中書局	1	1
19	國立中央圖書館	8	17

20	正中書局	351	400
21	臺灣商務印書館	180	255
22	文星書店	210	24535
總計		1782	27400

從這個表中，我們可以看到這次參加展出的單位共有二十二個，參加種數有一千七百八十二種，冊數有兩萬七千四百冊。在兩萬七千四百冊的圖書中，文星一家，卻獨佔了兩萬四千五百三十五冊，竟是總冊數的百分之八十九點五四，幾乎是百分之九十。換一種說法，就是文星在參加書展的圖書總數中，佔了十分之九的地位，其他十分之一，才是其他二十一家公營私營黨營單位的展出品。

這樣子的風光，自然不是國民黨所能容忍的。所以，第二年（一九六六）書展一開始，文星書店負責人朱婉堅就不准出境，直到書展結束那一天才准她離開臺灣，她趕到香港，只參加了閉幕式。到了第三年（一九六七），就索性不准文星參加了，「忌者不自修而畏人修」